

流泪的皂角树

陳建群





小 传

陈建群，山东省烟台市人。丁亥年（公元1947年）二月二十九日生。现为《昆明日报》文艺部主任编辑。

从事期刊、报纸的文艺编辑工作多年，写作是利用业余时间。笔名曾用过一些，主要的有何若、芥林、播平等。经年累月，集腋成裘，便成了万金油似的“杂家”。作品有小说、散文、诗、文艺评论、

童话、寓言、杂文随笔等约百万字，散见于各地报刊。

著有中短篇小说集《桔红色的星光》、长篇小说《红鞋党》、围棋读本《现代围棋格言·俗语集萃图解》等。部分寓言作品被收入《当代中国寓言大系》等书中。散文、杂文作品及编辑工作获过数次省组奖。

现系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、中国大众文学学会、云南省诗词学会、中国作家协会云南分会、中国报刊文艺编辑联谊会等五、六个群众性文学团体和研究会的会员或理事。

提倡：独立思考。作人要有强烈的正义感。无私地帮助他人。

反对：同流合污，损人利己。

业余爱好：读书。围棋。中国古文字学。

序

聂 索

建群将他的长诗《流泪的皂角树》的清样送来给我，囑我为之写序，我欣然允应了。原因很简单，眼看着昔日的学生、今朝的中年作家取得这样大的成绩，怎能不喜出望外，为它说上几句心里话呢？

还是先从作品本身说起吧。这部长诗的主题，植根于“文化大革命”。而“文革”，我们党已经对它作出了公正的结论，早已为全国家喻户晓。那场取消“文化”的“大革命”，的确有如古罗马雄辩家西塞罗所描绘，“无知是智慧的黑夜，没有月亮、没有星星的黑夜”。建群正是以“鄙夷”、“憎恨”的思想感情构思并写成这部作品的（详见作者《后记》）。他所写的人物、故事情节，读者自会审度，不必我来饶舌。我想特别强调的是，他竟能从我省少数民族的史诗、民间叙事长诗或抒情长诗诸如《梅葛》、《阿诗玛》、《葫芦信》、《逃婚

调·重逢调·生产调》等等已经得到公认的鸿篇巨制里汲取营养，进而巧妙地利用这种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形式来表现特定的内容，据他说是“尝试”，依我看则堪称创举。何况，他不是生搬硬套，从内容到形式，都力求使其和谐统一，而且结合得比较完美。黑格尔说过：“现实生活中向往什么，他的上帝就是什么。”建群既然有志于在长诗创作上进行探索，那末，我相信，他“向往”的“上帝”是不会辜负他的苦心追求的。

读罢这部长诗，我浮光掠影地写了上述个人的感受。本着“读其书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”的古训，我还想说说建群这个人。建群是我在中学教过的高材生。“文革”前，当他还是高中二年级至三年级学生的时候，已经显露出超群出众的才能，全班五十多个学生，每次都是他夺魁。最使我惊异的，莫过于这样两桩事：其一，他每于课余找我谈诗说文，并让我看了数量甚丰的习作，情思之飞扬，振翼于字里行间；想象之丰富，让我预见到他未来的艺术本领。其二，他居然自发地用文言文写作游记，立意盎然，文词刚劲，我至今还保留着《游西山记》、《游螺峰山赋》、《游金殿记》等三篇。解放后的中学，漫说学生，推及教师又有几人能够用文言文直接写作？而他勇以为之，实属罕见。如

在《游西山记》中他写道：“……至华亭寺，宝殿内塑罗汉五百，千姿百态，栩栩如生。山门有杨升庵句：‘一水抱城西，烟霏有无，拄杖登归苍茫外，群峰朝阁下，雨晴浓淡，倚阑人在画图中。’”又如在《游螺峰山赋》中，他写道：“……嗟尔乎山，浑沌堆就；宛若螺壳，纹垠列岫。盖自开天辟地，沧海桑田；豁然开响，地覆山迁；攒拥崛起，轧辗螺蛳；层层纵迭，天功凝竣。”再如在《游金殿记》中，他写道：“金殿座城北二十里之鸣凤山。鸣凤山势岿垞，柔和幽宜，若巨墓，若慢首。周围山皆赤壤不毛，唯是被松柏杂林，蔚然幽邃，相形迥异……”我引用这些例子，决无倡导当今中学语文教学应走此道的用意，而是为了证明：像建群如此才华横溢的作家，他的文化功底早在中学时期就扎得厚厚实实的了。这有何不好呢？他后来当了期刊、报纸的文艺编辑，著作中短篇小说集《桔红色的星光》、长篇小说《红鞋党》以及《现代围棋格言·俗语集萃图释》等，不能不说大有裨益。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”。我真心要为他成就热烈鼓掌，大声喝采了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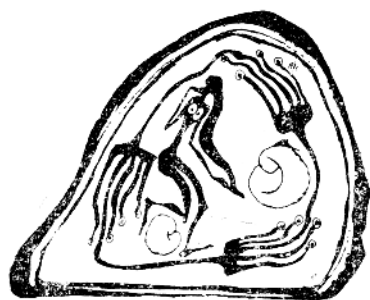
建群近些年来在他从事的岗位上与我常相过从，尽管我们有师生之谊，但我从不敢以师长自居，总是虚心向他学习。他既是作家，又当编辑，

一身而二任，够辛苦的了。然而，我始终感到他具备一条不是所有同行都具备的长处，这就是罗丹说的：“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，能够发现出美来。”难道不是这样吗？不妨又回到《流泪的皂角树》上来说，他揭示丑，恰恰为的是颂扬美——让皂角树别再流泪，让“文革”那种灾难性的大浩劫别再重演，让铜锈别再假冒翡翠，让邪恶别再亵渎纯真……

自然，应该祝福建群沿着健康成长的道路乘胜前进。不过还想借用高尔基的一句话勉励他：“智慧是宝石，如果用谦虚镶边，就会更加灿烂夺目。”

1990年盛夏于昆明北望楼

上
篇





目 次

序..... 聂 索(1)

上篇(1)

下篇(83)

后记(139)

上 篇

〔这是一九七一年八月的一个夜晚。

滇南密林中的一块旷地上。围着篝火，许多青年男女簇拥着一位傣族老赞哈坐着。这些傣、拉祜、佤、汉等各族青年静静地期待着。

身背弩弓的拉祜猎手催道：

月亮升起来了，

要唱你老人家赶紧唱了……

众异口同声：

就是喽……

脑后别着一把竹梳，身着筒裙的傣家卜梢：

多少年听不到赞哈的歌，

糯米饭吃着也不粘了。

众：

拢着火，莫害怕——

豹子听不见，

鹿子听不见，

星星听见会更亮，

月亮听见会更明，
大树听见会来挡风。

老赞哈正襟危坐。他用哆嗦的手拿起折扇慢慢遮住脸，人们能看出他的心情激动。

他清清嗓子终于开始唱了。声音深沉又有些嘶哑。〕

大象不吃水不到筭底，
跟着你们出来我就是要唱喽。
水碓不舂会朽，
嗓子不唱会锈。
藏在心中的歌，
经过霜打怕是冻住了。

吃过酸杷果的人，
晓得哪样是苦的；
尝过蜂蜜的人，
晓得哪样是甜的。
你们以为世界从来就是这个样子，
那么你们就熬了。

电喇叭①不让听我们不听，
赶摆不让唱我们不唱。

①收音机。

留来山上听，
留来山上唱。

只要天上还有太阳和月亮，
各族兄弟就应该像现在一样。
心比芒果尖尖还歪的人，
如同当年的山官土司国民党，
黄连根根又要我们嚼，
烂蓑衣又要叫我们披上。
不是党的政策不好，
从北京的清泉淌到这里就脏了……

听吧，年轻人！
我活了六十发椿的岁数，
我要唱一支还不算古老的歌。
《山神树的故事》^①你们听过，
皂角树的眼泪，
我曾看着它一滴滴流淌……

①傣族传说。

1

〔篝火边的青年人屏住气息。火中的三角架有人支上平底锅。〕

山茶花要一朵一朵开出来，
山芭蕉要一串一串结出来，
甘蔗要一节一节长起来，
香椿要一年一年发出来。
我的歌像山地的包谷，
要一层一层地剥开。

我们这遥远的边疆，
有一个紧靠国境的地方：
雷捉山像冲天的铁柱，
白云包在它的髁膝上；
山鹰飞过要歇三次翅膀，
山顶住着太阳和月亮。
南嘎江在脚底咆哮穿过，
拍击峭壁一泻千丈！

江两岸长着密密的芦苇，
芦苇里有野鸭和水鸥。
江对面是宽广的坝子，
点缀着幢幢傣家的竹楼。
土地肥木棍插下都会发芽，
稻谷一年要三熟、四熟。

山腰上拉祜寨名叫娜郭，
家家住着木撑的板房。
绿荫浓处伏有弓弩，
寨子团转挖有大壕。

坝里芒混是傣家寨子，
柴房的尖顶闪闪放光。
谷子在田里黄如披毯，
凤尾竹高耸棕榈行行。

坝子盛满翡翠，
山上装满宝藏。
只是鹭鸶不上山，
麂子不下坝。
两个不同民族，
大家很少来往。

独角犀骑了脚会跛，
金坎鸟看了眼会瞎。
铙一响火铳就响，
械斗使人民变成冤家。
流血的是民族的子弟，
土司和头人各不相让。
骗人说死了就进天堂，
哄得斑鸠都会落到手上。

常下水总会踩着青蛙，
常烤火总会烧着脚掌。
太阳和月亮有相会的时候，
山雨常为彩虹梳妆。

2

〔老人神情坦然多了，呷口茶继续唱。〕

芒混寨边一座竹楼，
紧挨在江水的前头。
这一天楼内添了个女婴，
正是星光灿灿的时候。
她红红的小嘴像火把果，

嫩嫩的脸蛋象木波①。

柏枝插上是怕魔鬼，
竹楼四周都撒了水。
鲜花插上是谢客，
日子到了才能来饮新酒醅。
但是竹楼挡不住清风，
魔鬼已经把她看上。

3

赛努是叭竜②的管家，
瘦得象一条旱蚂蝗。
闻见血气他就来到，
就象蚂蝗听不得水滴。

“头人賤佛有了儿子，
全寨都要去道喜，
才生的鹿犊应该会拱，
少爷他却没有奶吸。

①傣语：余甘子。

②叭竜，傣族大头人。